

心窗  
片羽

## 渐入“家”境

□彭伟

“下辈子,我想当一棵大树。”这句恩熙的心愿,已成为韩剧《蓝色生死恋》中的经典台词。她想要一个家——像大树那样安稳。中韩文化,几近同源。千百年来,中国人对于家,也有着深深的眷恋。即便像我,童年的记忆早就像清风过后皱起的水中倒影,朦朦胧胧,不过小时的居所,恍然如昨、清晰如今。

我的第一个家,位于军官大楼。相比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同龄人,我很幸运。父亲作为一名基层军官,时已退伍回乡如皋工作。军官大楼是如皋第一个居民楼小区——所谓大楼,只是两栋三层的水泥大楼,分为南北两排,中间没有绿化带,而是一字排开的平房。我家住在北楼东侧的最高层——第三层。即便如此,家中的住宿条件也很艰苦。全家三口人,分得小套——面积只有三四十平方米。推开小门,东入客厅,西进房间,参观完毕。所谓客厅,兼做书房、厨房。父亲来客、母亲做饭、我读书,相聚一桌。房间比客厅还要小,一张大床占据过半的面积。家徒四壁,未必是憾事,即便有了沙发、书橱、电视机等,也无处安置。称作蜗居,毫不夸张,晚间休息,三口人同睡一床。尤为不便的是,家中没有自来水,更谈不上卫生间。水要去小区西边的井中打来,上厕所白天去楼下的公厕,晚间靠马桶。说是楼房,就是需要爬楼的平房,诸多不便。

大约在我读三四年级的时候,小家迁新居——入住南楼东侧的二层中套。相比原来的小套,多出两条宽敞的走道,房间还是两间,面积要大点。母亲“见缝插针”,一条靠窗的走道用作厨房,安置了煤球炉子,烧水烧菜。房间添置了沙发,还有一台托在联合国工作的亲戚购置的电视机。夏日入夜,夕阳已下,父亲喜好约友,暂坐阳台,杀上几盘象棋。阳台下的邻居,扔扔石锁,四五把来回,汗如雨下;阳台里的我,看看动画片,一两集下来,笑如花开。

“家”乐融融的笑声,由东向南,从我的童年传至少年,飘荡在古邑的微风中。在我就读中学之前,全家离开东门的军官大楼,又迁入南门的宿舍。我们选择了一层中套——一间大客厅、两间房间,我可以独处一室。最方便的是,家中有了卫生间,如厕洗澡不再烦心。离家一道相隔的自行车车库用作厨房,楼梯下空间隔作迷你餐厅。屋后还有一座院子,种菜养花,可食可闻,让人如何不乐?快乐的事,还有我陪母亲看电视剧——《围城》。正是在《围城》中,我第一次看到别墅的影像,心中羡慕不已。不料送走改革开放的春风,又迎来新时代的春风,父母的收入日渐增多,卖去旧房,咬咬牙添资购置西门的别墅——一幢三层小楼:红瓦金栏、绿叶扶疏、粉花绕墙,洋溢着幸福的色彩,吹拂着快乐的春风。

渐入“家”境,我比恩熙幸福,赶上好时代、遇见好父母,小时蜗居,少时迁居,中年已可安居,而且乐业。



不染  
任惠均

## 草木的名字

□孙同林

常住乡村,与草木们亲近,便了解了它们的习性,草木们虽然地位低微,却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,甚至还带着些许诗意。

蔷薇,多美的名字,含情脉脉,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”“不摇香已乱,无风花自飞”,蔷薇花开在初夏的微风里,开在寻常百姓的庭院里,也开在唐诗宋词里。

“人到无求品自高”。宋代李廷忠这样形容蔷薇花的品性:“玉女翠帷熏,香粉开妆面;不是占春迟,羞被群花见;纤手折柔枝,绛雪飞千片。”是的,所有的花儿都争春争艳去了,而蔷薇花不慌不忙,姗姗来迟,直到初夏到来,才在这寂静的院子边默默地绽放,洁白美丽,宁静从容。

蔷薇花还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名字,一个叫蔷薇,一个叫锦被堆花。蔷薇是藤本植物,常常爬满整个院墙,花也开满一墙,即使是一堵破败的老泥墙,也常常被它装饰得花团锦簇,给人一种奢靡的感觉。锦被堆花,多么富有诗意呢。满墙的蔷薇花,远远望去,简直就是一床锦被悬挂在那里,傍晚时分望去,常会怀疑是谁家忘收晒了的锦被。

木槿花的名字也美。木槿花是生命很短暂的花,早上开,晚上就谢了。《诗经》里的诗句: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。有女同行,颜如舜英。”舜华、舜英都是指木槿花,常被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。为什么一种花的名字里带个“舜”字?现在想来,“舜”字音同“瞬”,意为短暂。民间也有人叫它朝开暮落花,这个名字未免有点令人伤感。其实,木槿花虽然容易谢,但开起来一朵接着一朵,几乎是没完没了,能持续几个月之久,因此,又被称作无穷花。朝开暮落的一瞬,化作了无穷无尽的永恒,木槿花给了我们最生动的诠释。晋代人傅咸有《舜华赋》:“红葩紫蒂,翠叶素茎。含晖吐曜,烂若列星。”木槿花的枝条颇长茂密,我祖父在的时候,每年会砍下一些木槿花枝条编篱笆,编在篱笆里的木槿,居然忘记自己已经身首异处,照样开出花来,开满一篱笆,于是,被小时候的我称为篱笆花,一个很土但又很诗意的名字。

“乌桕”这两个字,在书中的文字里时常能看到,却不知道是什么,“桕”

的样子有点像“桕”,以为是“乌桕”,到百度里一查,“乌桕”就出来了,乌桕又名腊子树、桕子树、木子树。在古诗词里的乌桕,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物种,“日暮伯劳飞,风吹乌桕树。”“前村乌桕熟,疑是早梅花。”前些日子,在一植物园里看到一种高大的树,枝叶稀稀疏疏,长一种五彩斑斓的叶子,这不是我们老家人称木油的树嘛。循树影觅根,见树身悬挂一块蓝底白字的树名牌,字迹清晰:乌桕。原来这就是乌桕树!小时候听说木油树种子能榨出油来,这些油可用来制蜡烛,所以又叫蜡烛树。夏天,它身上会生一种叫洋辣子的毛毛虫,我们从小就叫它洋辣子树。

草木皆有名字,或古朴典雅,或新潮时尚,或洋气阔派,或土得掉渣,但每一个名字都有来由,名字的背后或许就隐藏着一个故事。

能在现实世界里与这些树木相遇,邂逅这些有着独特名字树,是自己生命里的一种小期待,有了期待,也就拥有了希望。

我站在田野之上,望着身边的草木,觉得自己也成了草木。

芬芳  
一叶

## 缅桂花

□小茹

我以前不知道有种花叫缅桂花,是看了汪曾祺《昆明的雨》后知道的。

汪老说昆明雨季的花是缅桂花。缅桂花即白兰花,北京叫作“把儿兰”。云南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,可能最初是从缅甸传入的,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,其实跟桂花没有什么关系。

这段文字让我颇感惊讶。生活在江南地区的我们,对白兰花是极其熟悉的。每到夏天,地铁口或者商店门口的屋檐下,常常会遇到卖白兰花的阿婆们。小马扎上铺一块蓝布,细细长长的白兰花,用一根细铅丝串成串,整齐地摆在蓝布上,花瓣上沾着潮湿的水汽,暗香浮动。我每回看到,都会买上一两串,当作配饰,挂在衣襟,或放于枕边。丝丝缕缕的香萦绕着鼻尖,时光变得温润轻柔。我一直以为

白兰花是江南的特产,却不知在遥远的云南也悄然生长着,且还有个别名:缅桂花。

在《昆明的雨》里,汪老又写了一段缅桂花:“昆明缅桂花多,树大,叶茂,花繁。每到雨季,一城都是桂花花的浓香。”——读到此处,我想,云南的缅桂花和江南的白兰花,恐怕多少还是略有差异。好比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”,因为用“浓香”来形容江南的白兰花,并不妥切。白兰花的香味清新幽雅,是内敛含蓄的香,并不浓郁。不过用此词来形容江南栀子花的香味,倒是非常妥帖。“栀子花,白兰花,五分洋钿买一朵”,从前上海弄堂里一响起这吴侬软语的叫卖声,屋里厢的姑娘们就坐不住了。张爱玲笔下的小艾有时候到小菜场去,看见卖栀子花的,认为

便宜,就带两枝回来插在玻璃杯里,有时候又去买两朵白兰花来掖在鬓发里面——再节省的姑娘,也懂得买一些非必要的东西来装点生活,爱美本就是天意,而洁白无瑕的花朵更得姑娘们的心。

不过,说到共通处,缅桂花也好,白兰花也好,它们都是欢喜雨的。有雨水做背景、做渲染,才更能凸显它们的雅致。缅桂花开在昆明的雨季,白兰花开时,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。淅淅沥沥的雨水淋湿了心情。潮湿闷热确实令人心身难受,此时,若别一串白兰花在胸前,那清雅的香味,多半能神奇地将坏情绪过滤掉,只余轻轻巧巧的温柔伴着步履在空中飘荡。所以,我常常想,白兰花是老天送给我们的夏季小精灵吧,就好比一只八音盒、一块棒棒糖,它是美好的代名词。

走马  
天下